

T5424/3221

6

問今久乍見孺子將入于井如欲救之

隱之心曰考亭詩不云乎半泓方塘一鑑開

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

頭活水未知在則知源頭活水矣

天下國家事非聰明有才能者不能辦而聰明

有才能者又多自恃以愚天下不知天下人

卒不能愚其究也不惟自壞而且以壞人之

國所以然者只是觀人性善惡若天下人皆

無是非與公道所以敢下如此耳若夫安知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UG 22 1939

問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加
隱之心曰考亭詩不云乎半畝方塘一鑑開
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
頭活水來知仁則知源頭活水矣

天下國家事非聰明有才能者不能辦而聰明
有才能者又多自恃以愚天下不知天下人
卒不能愚其究也不惟自壞而且以壞人之
國所以然者只是視人性皆惡若天下人皆
無是非無公道所以敢于如此耳若是蚤知



人性皆善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公道自在人心難欺又豈敢自恃其聰明才能以愚天下哉許敬菴先生詩有云信知性善為堯舜肯用權謀雜管商斯道若明如晝日世風何慮不陶唐

人性原來皆善世間原來有公道只是人人信不及耳公道世間惟白髮貴人頭上不曾饒此一時憤世嫉俗之言不可為訓

有道脉有道運夫道一而已矣是說道脉天下

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是說道運道運有隆有替道脉無古無今吾輩今日講學正所以行道脉而維道運也豈是得已故曰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問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不知何所為而能若舜曰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顏子以能問于不能以多問于寡可見問之一字乃舜之所以為舜處亦回之所以希

舜處

井田封建雖古先聖王之良法在三代以後斷不可行孟子之時井田雖廢而經界尚存只是為豪強者兼併為貪暴者多取耳故一正其經界則分田制祿可坐而定故孟子惓惓為滕之君臣望之自始皇開阡陌而經界遂湮沒不可考即孟子在今日亦不能行矣以孟子所不能行者而今若行之其禍豈直在安石新法之下哉舜封豕于有庠不得有為

于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不惟愛有庠之民正所以愛象而保全之也後世封建與郡縣並行不悖真得堯舜遺意若復併郡縣于封建則其禍又豈在唐室藩鎮之下哉文王事殷而武周征伐孔子稱其善于繼述若必以行井田封建為法先王是又膠柱鼓瑟益失孟子之意矣故曰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潤澤二字真當

體會

井田學校王政之大端國朝什一之稅真得井田遺意而庠序學校兼舉而並行之扁其堂曰明倫故多少真儒皆從此作養得出真所謂有王者興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讀孟子書不可不知孟子之經濟處

士君子持身惟此道義然辭受取與間尤大關鍵處故曰非其道一簞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此正論也但義之為道至精至微最難體認苟見不真守不

定欣羨乎堂高數仞侍妾數百偃然為之不顧而曰如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且不以為泰何況于此則其泰當更有甚焉者故不得已又曰堂高數仞椽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可見堂高數仞等事皆道義上斷斷乎不可為者孟子于此不論如其道非其道而直槩之曰弗為弗為嚴矣哉

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如此則孟子恰似迂濶。不知當時如蘇張公孫輩亦既見之矣。王邪霸邪。古人云于定分無毫髮之益于道德有丘山之累。其蘇張公孫之謂乎。觀此則知孟子非迂濶矣。

居天下之廣居一節。分明畫出泰山巖巖氣象。廣居正位大道。雖大丈夫居之立之行之。其實是與凡民公共的味。三箇天下字自見不然。得志何以與民由之也。三箇天下字正是

廣處正處大處得志與民由之。只是指點出這道理與民共由之耳。非分我所有益彼所無也。曰得志不得志。觀此五字又見大丈夫之志原要與天下人共居此廣居共立此正位。共行此大道。有此志則胸中八荒我闡宇宙度內才謂之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不然一膜之外便分彼此。其何以謂之廣且大乎。大丈夫之志雖是如此。又不在得不得上論。只在志上論。有此志無論得與不得。廣處正

處大處自在也。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這道理原來又淫不得，移不得，屈不得。故曰：大行不加窮，居不損，不加不損。是說本體不移，不淫，不屈。是說工夫。

常見世人稍不得意，輒曰：宇宙雖大，難容此身。信斯言也，則天下之廣，居正位，大道，惟得志者能居之，立之，行之矣。彼不得志者，何以亦曰：獨行其道，邪？富貴者能居之，立之，行之矣。彼貧賤者，何以亦曰：不能移邪？故象山曰：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問：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于諸侯，如此馳驛而行，彭更安得不疑其為泰？曰：不然。從者是弟子，如從者見之，之從者不是孟子的。人夫後車是弟子之車，不是孟子的輜重。此是孟子為賓師時講學于列國，所以有數百人從之，非馳驛以行儀從如此，其盛也。傳食于諸侯，如于齊，餽兼金一百鎰；于宋，餽七十鎰；于薛，餽五十鎰。居鄒，季任以幣交于平。

陸儲子以幣交之類中間或有或無或多或寡聽其自然中間又或受或不受或報或不報看其道義非乘傳以行廩給有一定之數也不止孟子如孔子在陳蔡而十哲從遊則後車亦有數乘矣曾子館沈猶而從先生者七十人則後車亦有數十乘矣何獨于孟子而疑之且當時蘇張輩遊于列國車騎輜重擬于王者以秦為從約長并佩六國相印耳若孟子不過戰國一布衣所居者何官所佩者何印所遣者何牌而驛遞肯如此應付哉不以忝乎彭更亦不是真疑孟子只是見其車從之盛既如彼而所受七十鎰五十鎰金幣之多又如此恐其迹似忝故不得不問此正是彭更厚孟子愛孟子處非真以忝疑孟子也

孟子講學以孝弟仁義為宗當時功利之習深縱橫之風盛故凡言富國強兵者即以為良臣以為有功以為即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

人傳食于諸侯亦不為泰。今孟子所講不過區區孝弟仁義之談。何富何強何事何功而亦從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傳食于諸侯。不以泰乎。當時人人把孝弟看做末節。把講孝弟看做迂談。所以疑孟子為無事。疑孟子為泰。蓋當時外人有此疑。故彭更舉以為問。與外人皆稱夫子好辨。同故孟子不得已。直自任以有功。而曰于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可見這孝弟雖是庸行。實非末節。講孝弟雖是庸言。實非迂談。這箇孝弟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事無大于此。安得以為無事。功無大于此。又安得以為無功。哉。他日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見得堯舜之道也。只盡于孝弟。益信孝弟非末節。講孝弟非迂談也。孟子思以孝弟仁義轉移世道。興起人心。使斯世斯民盡皆仁人孝子。然後其心始遂。如此則從者惟恐其不多也。又何恤泰之疑哉。知孝弟之道。

之大知富強之說之非則孟子之非秦可不待辨而自明矣

王安石行新法原是為國的心只是把孝弟仁義看做迂闊主意專要富國強兵做箇國家有用的豪傑不知一丟過孝弟仁義便做不出有用的好事業來此所以到底國也不能富兵也不能強不惟不能富強且貽靖康無窮之禍自誤以誤人國豈不深可惜哉可見堯舜之孝弟正是堯舜之所以為事功處特安石自以為是不肯細講耳

自昔豪傑之士喜談事功者多迂視講學卒之事功不能成正坐不信學之故而猶然不悟至有忿懣不平以死者可惜也又或有致位通顯倖成一二功業而于孝弟根本處多有闕略卒之身名俱壞而事功亦為其所掩尤可惜也嗚呼安得起斯人于九原而與之講孝弟仁義之學

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不得已三字不可輕

易看過蓋人生天地間惟有這件事豈是已
得的吾輩果勘破所以不得已處自然不容
不辨自然退避緘默不得

桓文仁義假者也楊墨仁義真而差者也故孟
子均非之至于今學者猶知桓文之假楊墨
之差者誰之力也

疑思錄卷六

讀孟子下

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孟子法先
王之說真足為萬世君臣之法荀卿欲勝其
說不得乃曰法後王不知孟子所謂先王不
專指古之先王即父有作而子述之是亦法
先王也不論本朝前代皆是先王荀卿後王
之說尤是亂道

問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若止吾輩一
二人做去恐未必能平天下曰此正要吾輩一
一二人做去若拋却自家只責望眾人堯舜
其猶病諸

手舞足蹈不是分外討這箇樂只是復還那孩
提稍長本來之愛敬耳想孩提稍長之時其
愛親敬兄真是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何
曾有絲毫情識安排在内樂而復還乎此才
是真樂故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此千古聖學宗旨若
外此言學是藉寇兵而齎盜糧也

觀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可見人生來皆可為
大人只因失此赤子之心所以小耳非生來
不可為大人也故曰人性皆善

問赤子之心如何失曰在不學問如何學曰在
不失赤子之心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
心而已矣求放心者求不失此赤子之心也
可見不學不是泛學亦不是

由萌蘖之生至于枝葉扶疎由原泉混混至于
放乎四海其為物不貳故曰大人者不失其
赤子之心知此則知培植灌溉䟽濬決排皆
不是義外工夫

問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不知用何樣功夫，才能不失。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此節就是不失的功夫。于此功夫自少至老，守而勿失，就是大人。豈能于此外加得分毫。故曰：程朱自幼即學聖賢，堯舜到老只是孝弟，就是周有大賚，善人是富也，只是箇汎愛衆而親仁的道理。

取與死生自有大道理在。湏是平日講得透徹，臨時才得不差。若臨時才去商量，則無及矣。故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二可以字，正是臨時商量處。故曰：一入商量，便作疑。

問橫逆之來，君子動心否。曰：君子之心亦心也，難說不動，但衆人因橫逆之來，動尤人之心，君子因橫逆之來，動自反之心耳。故曰：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只不動尤人之心，便謂

之不動心

君子三自反章惟顏子可以當之故曰犯而不校又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曾子說犯而不校孟子又恐學者泥其詞不得其意徒知不校不知自反故又有三自反之說若是果能自反則橫逆之來方且自反不暇安有暇工夫校量別人故三自反正是不校處昔人謂孟子三自反不如顏子之犯而不校誤矣

舜雖遭父頑弟傲自舜視之不知其為頑為傲只知道自家要孝要弟所以為古今大聖此所以孟子論三自反必引舜為法

問人生遭際多有不同奈何曰自古聖人未嘗不言遭際而學聖人者不可輕言遭際恐寬了自家反己功夫

問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不免太露英氣曰不然在君子存心固一味自反不與橫逆校在孟子立言若只一味責備君子更

不言橫逆一字之非是益助橫逆之惡也豈
是聖賢之心故不得已說此二句正是提醒
他成就他處有此二句彼其人即甚橫逆聞
此亦未有不知警戒慚愧者或可以少折雄
心千萬一耳禹泣罪人孟子泣橫逆既成君
子之美而又不成小人之惡真所謂大造無
棄物也孟子是泛論君子處橫逆道理當如
此不是孟子以君子自任而以禽獸詈橫逆
也若是孟子自遭橫逆必不發此言矣此正
是孟子立言毫無滲漏處豈可疑其太露英
氣

妄人禽獸云云君子到三自反後才好如此說
此是究竟盡頭的話不是輕易說的此所以
下文緊接君子有終身之憂而又引舜以為
証若謂必自反如舜而後可以言自反而後
可以言不校耳舜不是一容易如的妄人禽獸
不是輕易說的

世之犯而必校者無論即犯而不校者亦有三

樣有自反而不校者有不自反而不校者有不自反而又以不校為校者自反而不校者顏子是也若不自反而不校但遇橫逆即曰此妄人也此禽獸也何足與之校如此若與顏子不校一樣不知這樣不校是自以為是目中無人把人都當禽獸待了是何道理是又傲妄之尤者也益夫顏子不校之意矣至于老子欲上故下欲先故後之說是又以不校為校乃深于校者也其奸深又甚于傲妄故孟子存心自反之說正在精微處辨毫釐千里之異耳犯而不校談何容易

校固不是不自反而不校又不是如何為是曰又要不校又要自反橫逆既一毫不介于懷修省又一毫不懈于已方是真正犯而不校此聖學所以為難此顏子所以為不可及問我由未免為鄉人也何以解曰鄉人是朝夕相與的極容易起是非故許敬菴先生作舜人也八句時文至此云我猶未免與鄉人校

是非也。與鄉人校是非，是亦鄉人而已矣。我猶未免與鄉人校順逆也。與鄉人校順逆，是亦鄉人而已矣。校是非，校順逆，二語直中本章肯綮，真足令人警省。

君子三自反，是就君子自家說在他人，不可以此責備君子。若因君子自反，遂責備君子自取，是左袒橫逆之說也。新法之行，吾黨亦激成之，是伯淳自反之言。伯淳道大德宏，自家合當如此說。而論者不察，遂真以為激成何也。如此，則章惇蔡京輩反為不激矣。

吾黨激成之說，在伯淳自言。吾黨則可在他人責備。伯淳諸君則不可。

自家說話要謙，別人論人要平。自家說話只當自任，不是別人論人。却當分別是非。

問禹稷顏回同道。道字何所指？曰：正指那猶己。饑猶己溺之心，這箇猶己的心。腸禹稷顏子都是一般的。只是禹稷有責任說得由己，顏子無責任說不得由己耳。若是禹稷有了由

己的責任然後才辨此箇己的心腸其何以
為禹稷若是顏子莫有由己的責任便全然
莫有猶己的心腸其何以為顏子不知這箇
心腸就是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之心就
是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之心有了此心
便是一腔四海八荒我闡所謂大用之不愧
四海小用之不愧四境不庶之亦不愧四壁
者此耳用與不用雖不同其不愧則同故曰
同道又曰易地皆然吾輩不要管用與不用

有責任無責任千講萬講只是要不失此猶
己的這箇心

問禹稷顏回同道吾輩何以能與禹稷顏回同
道曰只在不失此心

士君子平日無猶己饑猶己溺之心臨事必無
由己饑由己溺之思猶己由己揔只是一箇
心腸

禹由己溺稷由己饑自後人視之若過于自任
不知禹稷此一念就是乍見孺子入井有怵

惕測隱之一念可見此一念人人都是有的
如不敢承當已溺已饑之心難道亦不敢承
當怵惕惻隱之心

伊尹樂堯舜之道全不涉于元虛只在辭受取
與一稟于道義上見得不然即誦詩讀書摠
屬口耳

問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不知伊尹所覺何道
曰伊尹覺及于此便是覺處若曰我能覺矣
而置後知後覺者于度外吾不知其所覺者
又何物也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是何等擔當何等氣
槩然欲知自任以天下之重當知自任以吾
身之重蓋吾之一身原是天下人所倚重者
若知吾之一身原是天下人所倚重則痛痒
之心自不容已自不容不自任以天下之重
學者須是有一介不苟的節操纔得有萬仞壁
立的氣象

殷浩清修一籌莫展汾陽奢靡身係安危此左

但奢靡者之言殷浩一籌莫展是生來才短
非清修之過也汾陽身係安危是生來才高
非奢靡之故也論人者因汾陽奢靡而遂少
其再造社稷之績固不可因浩一籌莫展而
遂以為清修之不足取尤不可

甘得淡者品高容得人者量大

志伊尹之志須從一介志去學顏子之學當自
四勿學來

一鄉之善士一節說不得善蓋一鄉如此則何

日方能善蓋一鄉一國天下方去友一鄉一

國天下之善士只是渾渾說一鄉之善士斯

友一鄉之善士見得有如此樣人品方有如

此樣的朋友又見得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

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

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不然則嫉之忌之

擠之排之矣肯與之為友耶尚論古之人不

是一鄉一國天下之外另有箇古之人只是

一鄉一國天下善士已往者都是如吾省城

前輩如李介菴諸公便是一鄉的古之人如文武周公諸聖賢呂馬韓楊諸君子便是一國的古之人如堯舜孔孟諸聖賢周程朱陸諸大儒便是天下的古之人都要去尚論一番便是與他為友一番故曰尚友誦詩讀書知人論世又不是到友天下之善士後才去誦詩讀書知人論世如此且稱不得一鄉之善士何以稱天下之善士鄉國天下古今人物都是一齊用功無遠無近無古無今無一

善士不在我形與神交之中才是箇人品原分不得前後次序只是聖賢立言不得不如此耳自古說朋友之交也下箇之交二字見得交則為友不交便不是友孟子又恐人泥定之交二字必覲面相處才謂之友如此將友字又看的小了所以此章又說箇尚友見得不惟天下善士是我的友雖古之善士也是我的友如此看來我的朋友真是無窮無盡又何孤立寡助之患耶若必于覲面相處

才謂之友。毋論天下。即一國之善士。亦豈能盡相面覲哉。自古未有這等解友字者。解之自孟子始。末節又尚論古之人。一句已說盡了。即當直接是尚友也。又說誦詩讀書。若曰爾平日已是誦其詩。讀其書。只是當箇詩書誦讀了。不曾知其人。論其世。與不誦不讀。何異。故曰不知其人可乎。是以二字正是照應。又尚論古之人。句不可以言行平重。且此章書正是孟子傳心要訣。惟萬章可以語此。前

舜往于田。數章辨堯舜禹湯伊尹孔子百里奚諸人受誣蒙謗之由。皆引詩書之言為証。使千古聖賢不白之冤。一旦昭雪于天下。後世使千古聖賢滿腔心事。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如此才算得箇朋友。才是孟子尚友千古之善士。處由此觀之。若使我友一鄉一國之善士。而使一鄉一國之善士有受誣蒙謗處。我亦隨聲附和。而不為之體諒。即心上體諒而不為之辨白。昭雪則彼亦何取于我之

為友而我亦何以稱于天下曰友一鄉一國之善士哉古之聖賢不肯妄交交必善士與人相處有過則必為之告有冤則必為之白有善則必為之稱許相勸相規相成相愛故曰友友之云者豈徒只修相與之跡而已哉且說知人又說論世者何也夫人之受誣多因所處皆勢不同不得不冒有過之跡後人論人又多執今日之皆勢議論古人如何能識得人須是要論世在當日事勢如何在今

日時勢又如何必設身以處其地然後能得古人之心而相諒于形跡之外如父母惡之勞而不怨此自是正論若執此以病舜舜其何辭孟子以怨慕解之又以不若是恣發揮則舜號泣之心事白矣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此詩之言也若誦其詩而不論其世則舜又何辭孟子以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解之則舜不告之心事白矣封其弟而不使之有為于其國非特愛有庠之民正所以愛

象而保全之也。而或者病其為放。至孟子以封之之說解之。而舜愛弟之心。又白矣。至于以德衰誣禹。以割烹誣尹。以主癰疽瘡環誣孔子。以自鬻要秦。誣百里奚。使非孟子力為之辨。無論當時。即今日。孰知伊尹孔子之誣哉。讀此數章。正是孟子尚友舜禹伊孔諸人處。且此數章。俱是孟子與萬章辨論。故一鄉之善士。章不與他人言。獨與萬章言也。

問孟子乃若其情。情字非其才之罪。才字何以

分別。曰如齊王不忍殺觶之牛。此便是情之善處。既不忍其觶。又不可以廢禮。思量一番。遂生出箇以羊易之之法。此便是才之善處。若夫為不善。如與兵構怨之類。是欲心陷溺之罪。非其才之罪也。不然。豈有不忍于殺觶之牛。而碩恐于無告之赤子。豈有有以羊易牛之才。而碩無以德保民之才乎。情是性之發見。處才是性之作用。處原都是善的。故曰孟子道性善。

問夜氣浩然之氣何以分別曰夜氣乃浩然之氣之端倪若從此端倪直養無害使一日十二時中常常如平旦之時便是浩然之氣塞于天地之間不是兩樣

操舍二字正吾儒異端之辨心體本無去住本自元妙然必操之又操以至于化存之又存以至于忘然後能復其本體原不在放也而曰放之自然體無去住原不在縱也而曰縱心所如無不元妙此所以滔天罟駕貽禍無窮

窮

若說樂道便不是顏孟不及孔只為求心此吾儒最高議論然皆混于禪學而不自知其非者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曾說出所學何事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其解也孟子願學孔子故特拈出聖學之原以示人見得孔子之學只在求心原非泛然用功耳舜之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惟人心危而道心微所

以不得不用精一之功。精而一之所以求心也。若曰心本在此，將甚麼求？不知在此者，果道心邪？抑人心邪？豈心果槁木死灰塊然如一物在此而不動邪？果如心本在此，將甚麼求之？說則精一執中皆剩語矣。豈舜亦不及孔邪？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忠信篤敬，所以求心也。非馳逐于言行也。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恭敬忠，所以求心也。非馳逐于居處執事與人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如

見如承，所以求心也。非馳逐于出門使民也。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勿視，勿聽，勿言，勿動，所以求心也。非馳逐于視聽言動也。人心匪精，言行匪粗，人心匪內，視聽匪外，隨時隨處無非學問，無非求心。此孔子之學，所以上接虞廷之統而下開孟氏之傳也。今日孟不及孔，只為求心不惟不知孟亦不知孔。

問心一耳以心求心豈心之外復有心邪兩物

對則計較生兩念橫則意見生求之為言得不幾于憧憧往來邪曰不然心非物也以心求心非兩念也能求之心即是存不能求之心即是放求之云者不過自有而自照之耳非心之外復有心也故易曰洗心曾子曰正心孟子又曰存心曰養心皆是此意若以求心為兩念則心誰去洗誰去正又誰去存且養亦不幾于兩念邪如此必舍置其心任其憧憧往來而後為何思何慮矣有是理哉此異端所以異于吾儒而流于無忌憚也

求放心乃孟子三字符也然放之久者不知學甘于放者不肯學遂以為心不必求又以為求之無益故不得已又曰是求有益于得者也求在我者也知求心為求在我則心不可不求益洞然無疑矣可見求放心三字正是孟子得統于孔子處

孟子上章說失其本心次章即說求其放心求放心者求不失此本心也

求其放心。勿求于心。此孟子告子之

問。操則存。似涉于有舍則亡。似淪于無。臧穀亡

羊。其失一也。不操不舍之間。有妙存焉。何如

曰。此異說也。不操便是舍。不舍便是操。理欲

交戰。天人貞勝。勢無兩立。豈有不操不舍之

間。有妙存焉之理。只說箇不操不舍之間。有

妙存焉。便是要舍的話。說只是說的太巧耳。

問。或謂操似助。舍似忘。不操不舍之間。才是勿

忘。勿助。是否。曰。勿忘勿助。都是在操字上說。

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有

事是操處。勿忘勿助是操之妙處。非不操不

舍之間。又有箇妙處也。離必有事焉。說不得

勿忘勿助。

操字功夫。最要善用。故孟子有必有事焉而勿

正。心勿忘勿助長之說。學者只當常存操之

之心。常用操之之功。在操字裏面。求其妙處。

如優焉游焉。使自得焉。操之又操。以至于化。

便是若懲其不善。操而遂謂心非操舍之可

言遂謂不操不舍之間別有妙處則愈差愈遠矣

凡說心非操舍之可言便是要舍的意思凡說調停之言便是要用小人的意思

調停之說真是誤國不小董熹不同器而歲賢奸可共國而治乎斷無此理故凡為調停之說者皆巧其詞以為小人地者也

為國者即純用君子猶恐其真偽難辨即純得真君子用之猶恐其意見不同若明知其為

小人而借口于調停之說則小人立進君子立退天下國家之禍立見矣識者謂靖康之禍不始于靖康而始于建中靖國之初信然哉

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此正是善于遠小人處只不要已甚便是若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而曰不為已甚則益失夫子意矣問既知是小人却借調停之說引用之是何主意曰此鄙夫患失之意也彼知小人敢于為

惡恐一時得志以圖報復所以借調停之說
陰結小人以自為地耳不知小人如虎狼然
一得志未有不反噬之理如元祐紹聖間引
用小人之人即受小人之害可鑒也無論為
國即自為計亦非矣故曰蓄必逮夫身然則
為人臣者當何如曰只當秉公持正以進君
子退小人一心為國家計若自家恩讐德怨
禍福利害一切置之不問可也

待人當親君子而容小人故曰汎愛衆而親仁
用人當進君子而退小人故曰舉直錯諸枉
以待人者用人則忠邪不辨以用人者待人
則度量不宏

吾儒云心之官則思而異端乃倡為言思道斷
不思善不思惡之說夫不思是不能先立乎
其大矣大者不立小者任其所奪無恠其以
蕩檢踰閑為圓融廣大也自誤誤人莫此為
甚

兄弟之間只凡事讓一步便是堯舜道理故曰

徐行後長謂之弟。

問君子之所為如何衆人不能識曰君子之所為原不求衆人識衆人何以識之若汲汲求衆人識便非君子矣孟子願學孔子處正在于此。

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必夭壽不貳纔能脩身以俟之不然鮮不行險以徼倖矣夭壽二字舉其重者而言也言夭壽則毀譽得失貧富榮辱可知有夭有壽是常事而人多以夭為

變以壽為常有毀有譽是常事而人多以毀為變以譽為常有得有失是常事而人多以失為變以得為常有貧有富有榮有辱是常事而人多以貧以辱為變以富以榮為常常者一也分常變而二之則貳矣故人生終日營營逐逐有多少畔援欣羨處那一件不從貳字上生來若能勘得破夭壽乃人生常事毀譽得失貧富榮辱都是人生常事便是不貳便修身以俟之不止夭壽為人生常事有

寒必有暑有晝必有夜寒暑晝夜乃天地之常何況于人故曰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知天地為物不貳則知天壽不貳之說

勘得破天命大抵如此則一切揀擇之心自化勘得破人情大抵如此則一切煩惱之心自消

客有談及仕途時事者喟然嘆曰如今做官不倚靠牆壁做不得余從容解之曰若不聞孟

子之言乎知命者不立于巖墻之下客大為解頤余因記其言以醒世

問萬物皆備于我曰仁者原來與天地萬物為一體但世之學者看做萬物是萬物我是我萬物與我無相干所以不肯反身所以不肯強恕而行耳知萬物皆備于我可見我之為我非區區形骸之我乃萬物皆備之我萬物既皆備于我則責任在我自然推不得別人自不容不反身反身而誠則自然是快樂的

故曰樂莫大焉。反身不誠，則自然是不肯丟過。故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今吾輩一日十二時中，也有反身而誠之時，也有樂時，不專是聖人能之，但只是有反身不誠處，便丟過了。或怨天，或尤人，不肯強恕而行耳。然所以不肯強恕而行者，原只是不知萬物皆備于我。故孟子不得已，直指其本體曰：萬物皆備于我，真是令人警省，令人痛快。此孔子論仁宗旨，非孟子不能洩其秘也。

問萬物皆備于我，何處見得？曰：就在樂字見得。不然，萬物自萬物，我自我，痛痒既不相于，則反身而誠，有何樂處？觀其樂而萬物皆備于我，可知。至于強恕而行，不過要討得此樂耳。堯舜其心，至今在箇箇人心，有仲尼正在此。楊氏為我，墨氏兼愛，揔只是不知萬物皆備于我。一句一則離萬物言我，一則離我言萬物，此所以謂之異端。

古之人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脩身見于世，玩

得不得三字可見古人之志原為天下不為
 一身志量何樣大此正所謂尊德樂義正所
 謂善也故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有
 此志便是欄柄在手故無往不可

近日講學者多佞佛而懲佛者併吾儒之學又
 置之不講嗚呼弊也甚矣且此弊非自今日
 始也昔楊氏以為我為宗墨氏以兼愛為宗
 彼此自是彼此相微愈激愈錮使天下之人
 雖當可以為我之時亦不敢為我曰恐蹈楊

氏之弊也雖當可以兼愛之時亦不敢兼愛
 曰恐蹈墨氏之弊也大道既迷令人無路可
 行不得已而有子莫之中至于子莫而此路
 愈行愈差當斯時也子莫之苦亦有不可勝
 言者矣故孟子覺之曰道若大路然豈難知
 哉又舉禹稷之過門不入顏子之陋巷不改
 其樂以實之見得時當兼愛雖如禹稷之披
 髮纓冠人不得疑其近墨時當為我雖如顏
 子之閉戶人不得疑其近朱而禹稷顏子又

能易地皆然彼楊墨者何故彼此自是彼此相懲至如讎敵然也故曰禹稷顏回同道同道云者謂同在此一箇大路上行耳此路一明則楊朱墨翟必且相遇于塗向之相懲相敵如寇讎然者必且一咲而釋矣子莫方自快其有此大路可行何故復桎梏于中以自苦哉然則禹稷顏子同道之說為楊墨之各行一路而言又為子莫之懲戒楊墨者至于無路可行而言也噫楊氏懲兼愛之弊而不知已

知已弊于為我墨氏懲為我之弊而不知已弊于兼愛兩家逃勝是驅天下而為子莫也可勝嘆哉今之學者懲談禪之弊而併吾儒之道置之不講是懲楊氏而併非顏子懲墨氏而併非禹稷也是向也驅天下為子莫今也驅天下為鄉愿也吾儒之道何時而明天下之弊何時而已哉有世道之責者不容嘿嘿矣

仁義一也堯舜曰仁義湯武曰仁義五霸亦曰

仁義不知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至于老莊則絕而棄之矣。然五霸之假老莊之絕棄摠只是不知性善。五霸之意以為吾性中本無仁義。故不得不假之以自附于湯武之列。而不知一假之則其弊無窮。故令人欺世盜名。假公濟私。使吾儒之教視為虛文。為體面者。五霸為之作俑也。是率天下而為偽也。老莊目擊其偽。于是憤憤然有絕仁棄義之說。若曰吾性中既無仁義。何必去假與其假之。而為偽。毋寧絕而棄之。猶不失其為真乎。而不知絕仁棄義以為真是為真。小人非為真君子也。而其弊更益甚。故令人毀裂綱常。篋棄禮法。使吾儒之教視為桎梏。為糟粕者。老莊為之作俑也。是又率天下而為亂也。五霸假之。其弊為偽。君子老莊絕而棄之。其弊為真。小人世教人心。可勝慨哉。孟子于此不辨五霸該假不該假。老莊該絕棄不該絕棄。而第曰性善。若曰吾性中自有仁

不該絕棄。而第曰性善。若曰吾性中自有仁

義何必去假吾性中自有仁義何所絕而棄之如以仁義為可假吾性亦可假耶如以仁義為可絕棄吾性亦可絕棄耶仁義即性性即仁義故曰性善使五霸而早知性善當自悟其不待假老莊而早知性善當自悟其不能絕而棄之矣此孟子道性善所以大有功于天下後世也或曰孟子何獨言五霸而不及老莊曰五霸之假是陰附于仁義之內者也不容不辨若老莊之絕棄則明叛于仁義之外矣何待辨哉何待辨哉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自古聖賢相傳正脉堯舜以此帝湯武以此王伊周以此相孔孟以此師自古及今此脉常在人皆可以為堯舜正在于此第堯舜能知擴而充之故可以保四海途人不知擴而充之至於不能事父母夫父母至親也而至于不能事又何論民物然其所以不能事父母者乃不知擴而充之之過非本來無此心也或者至此不免

于疑而不信故孟子以孩提知愛稍長知敬
驗之夫世豈有孩提而不知愛稍長而不知
敬之人乎堯舜此心途人亦此心人皆可以
為堯舜誠可以深信而無疑矣知愛知敬之
心人原皆有之而不驗之孩提稍長則人不
信其皆有此孟子不得已提醒人心處識得
此心便是仁擴充得此心便是為仁遇親而
親莫知其所以親遇民而仁莫知其所以仁
遇物而愛莫知其所以愛總之從此知愛知

敬一念中流出故曰堯舜其心至今在此自
古聖賢相傳之正脉誠不在語言文字間也
吾輩為學正當在此處識取方可

楊氏為我舉親與民物而讎之墨氏兼愛舉親
與民物而混之此所以流弊無窮故親親而
仁民仁民而愛物乃吾儒大中至正之道實
天理人情之至也故可以常行而無弊

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是從簞食豆羹見色
處着破讓國是好名非槩以讓國為好名也

莊周謂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至以臧穀亡羊爲喻何與

扶持名教顧惜名節此正是君子務實勝處不
可以此爲好名若不扶持名教不顧惜名節
而曰我不好名是無忌憚之尤者也

問逃墨歸楊逃楊歸儒曰此二句是就人情大
較說非低昂二氏之學註謂墨氏務外不情
極是謂楊氏太簡近實尚有商量或者未達
余因問近世之人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之

人多乎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之人多乎曰
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之人多余曰如此則
孟子逃墨歸楊之言已驗矣只是學者不肯
逃楊歸儒耳二氏之病一般孟子謂逃墨歸
楊逃楊歸儒是就人情大較說安得謂楊氏
爲近儒彼謂楊氏爲近儒者是逃墨歸楊而
不自覺者也

養心莫善于寡欲一句乃吾儒養德養身之秘
訣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只是箇寡欲寡

字是用功。如欲寡其過而未能之，寡不是在分數多寡上說。寡之又寡，以至于無。故周子曰：無欲。無欲之說，正是解孟子寡字之意。

問：養德養身曰如仁者，其言也。訥所以養德也，而常默元氣不傷在其中矣。惟酒無量不及亂，所以養德也。而節飲臟腑和平在其中矣。養心莫善于寡欲，所以養德也。而寡慾身體康強在其中矣。此吾儒養德養身原非兩事之說也。若專為不傷元氣而訥言專為臟腑和平而不及亂，專為身體康強而寡欲功夫，雖未嘗不同，却非吾儒之旨。

問：見知聞知章大意曰：玩由堯舜至于湯，由湯至于文王，由文王至于孔子，語意見孔子得統于文，文得統于湯，湯得統于堯舜，而中間禹、臯、陶諸人特為之承前啓後，云爾。然而無有乎爾。二句人徒知孟子以禹、臯、陶諸人自任而不知其所以自任之意，正是為後來之湯、文、孔子者地耳。此其屬望後人的意思，真

是至懇至切。孟子這一段心腸，真是聖人天地之心。

朋友觀書，多有摘議晦菴者。陽明先生曰：是有心求異，即不是吾說。與晦菴時有不同者，爲入門下手處，有毫釐千里之分，不得不辨。然吾之心與晦菴之心，未嘗異也。若其餘文義解得明，當處如何動得一字，又答徐成之書云：晦菴折衷群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于天下，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吾于晦菴亦有罔極之恩。近世訾議晦菴者，多借陽明為口實，不惟不知晦菴亦不知陽明矣。

門人武用望

郭壯

田應登

李惟幾

馮思再

張達材

鮑鯨如

何補之

楊廷佐

劉嘉會

葉世美

高允升

王可啓

王之翰

徐方敬

白鷄騰

宋如式

梁滋

強克柔 許相 王再諭

屈還伸 蘇時雨 王家禎

劉應時 張紹齡 郭封

馬元吉 胡從周 劉大成

王宗信 陳懋學 呂學書

任國璋 賈士傑 曹更新

諶允孚 沈騰蛟 李廷標

孫陞 王國俊 林生輝

趙譔 楊起泰 趙譔

趙聯極 林起鳳 線純然

李長年 任國珣 蒲士偉

潘桂 黃增輝 邵堯照

邵震元 楊來復 劉自堯

祝萬齡 陶爾德 杜鵬程

張紹成 梁爾禎 馬元善

王紹熙 蘇訓 馮昂

王之良 黃運襄 梁嘉樂

梁嘉善 李昌齡 劉紹芳

辜茂方 宋佳允 鄒耀

屈鍾瑞 張光裕 周基

蕭如蘭 屈鍾秀 党應聘

晉生耀 劉仕明 錢光裕

王紹舜 晉生輝 桑本立校梓

男康年 嘉年全校

余友人讀先生疑思錄問於小子訓曰周茂叔云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馮先生特致言於疑也何相戾也訓曰不

然茂叔為拋却無心之鏡而專用逆億者發故係明於公絕疑於獨蓋指細人揣摩猜慎之疑不可有非謂吾儒參求心性之疑為可少也若吾儒參求心性之疑一人無此則真覺閉一日無此則心徑塞一隅無此則師說蕪一邦無此則正學廢一世無此則人人師心室室置喙猖狂恣肆之習熾而孔門弗明弗措之教化為荆榛虺蜴之途矣不亦大可畏哉又謂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馮先生曰吾斯之未能疑奚取

於疑與信而反之也訓曰不然先生之求為疑即開之求為信能疑斯能信不能疑無能信之日矣試想漆雕開未能兩字是何境界則疑信之關一撞俱破寧有二執往歲讀王龍谿先生文錄愛其矢口玲瓏篇章浩淼比再讀則滉漾舒軼之氣一發輒盈數札蓋闡明自正評駁自確雖曰為陽明先生倡揭良知之學不啻揀焚拯溺竊恐遠紹微言者不應縱制舉之筆而開蔓衍之津也余秉梗之未敢言因讀馮先生見

示諸刻響與桴傳語隨意盡且是編言格物言率性言求仁言仁義孝弟提綱攜領觸處洞然真如月落萬川為物不貳令人灼見堯舜孔孟以來相傳嫡脈翼聖言而掃新舊之說在此編矣其視語語拈着良知字者孰脫灑而孰沾帶也小子訓中心悅之式之不自知其狂僭而以問於先生非謂薄龍谿而弗師也西使再至愧先生教之

門人長白劉鴻訓謹跋

夫學之難也傳而不失其宗難自孔子以學之不講為憂歷曾思以至孟氏立的於萬世是故學道者必折衷於魯鄒云秦漢以來侈於訓詁詞章雜以佛老清譚淆亂偏陂而莫可救藥逮濂洛關閩諸大儒起始振其敝以扶其統厥後門戶分立而議論煩議論煩而真旨隱於是陽明先生倡為致良知之說以覺人心之迷其有功於聖門甚大而其末流亦不免有遺議甚哉傳而不失其宗難也我師少墟夫子崛起關中

繼涇野先生後執埋學牛耳其入道也曰吾斯之未能疑其提宗也曰人性皆善而要其歸於不失其赤子之心由濂洛以窺洙泗而學始粹然復歸於正語具錄中錄凡六卷徃徃言本體不離功夫言功夫不離本體即若所勘欲立欲達修己以敬君子自反數則儼然立心制行待人真矩矱也而拔本塞源之論寫出千古同體萬物之旨與末世俗習相沿之弊自堯舜之孝弟禹稷顏回之同道以至五伯老莊楊墨子莫

之悖亂狂偽若見垣一方皆前賢所未發又前
賢所欲發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矣齡退而深
惟曰孔子以博文約禮剖精一之蘊故記論語
曾子唯一貫作大學子思明性道著中庸孟子
正人心息邪說以承三聖不得已而與門弟子
述仁義七篇夫子闡實行正宗旨接鄒魯以來
不絕如綫之脉厥有疑思錄其係於世道人心
豈淺忒於是群及門士謀壽諸梓以傳讀是錄
者倘能以不失其赤子之心為聖學真訣而服

習夫子之訓精察而力行之又何傳而失其宗
者之足憂也耶謹拜手而書於後

門人咸寧張紹齡謹跋







